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
第三十回 煮茶挑燈窮婆訴苦 飛符召將酒店傳書

且說那婦人聽得李公問他兒子定親沒有，不禁觸動他的心事，兩行眼淚就不知不覺地流了下來。李公道：「老人家為什麼這般傷感？」那婦人拭著淚，哽咽地說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就是說給客人聽也是沒用，不如不說罷。」李公道：「這又何妨？你但細細說給我聽，我或者能替你為力，想個方法也未可知。要不然，我能給你破解破解也是好的。」那婦人聽說，又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提起來話長。我公公在的時候，日子很寬。在這近處幾個村莊，也算得個數一數二的財主。後來到我們當家的手裡，因他人長得忠厚，凡事沒個算計，又遇見連年莊稼不收，把個日子漸漸地完了。我那鹿兒五歲的時候，就定下新莊徐二混的第三個閨女，與鹿兒同歲，今年也該十六歲了。」李公道：「年歲相當，不論好歹，娶過了門，你老人家也完了心事。」婦人歎道：「唉！哪裡還提到娶的這話。那徐二混與我當家的素常相好，因把他閨女聘給鹿兒，成了親家，更近和了。不想他就沒安著好心，不是陪著他抹牌，就勾著他押寶，連輪帶借，就這三四年工夫，連房帶地一多半寫給姓徐的家裡去了。因此，徐二混倒成了個暴發戶的富翁，我們娘兒倆沒一天能夠吃飽。這也不怪人家，還怨我當家的不識好人。最可恨的，我當家的死的第二年，徐二混來向我說，鹿兒爹在的時候，曾托他替借頭谷錢二百五〇吊，這幾年連本帶利夠五百多吊了，問我怎麼個歸還。老客人你想，我娘兒倆連飯都吃不上，哪有錢還這沒憑據的賬？哪知道，這徐二混真會想法，他說：『你們既沒錢還，我又沒錢墊，只好將鹿兒定親的金銀首飾退回，折變了價，歸還他罷。』當初還只道他是個好意，不想他後來就將他閨女另聘。咱求原媒問他，他說聘禮已經退回，還能叫他閨女不嫁人嗎？客人您想，這事可恨不可恨。」說罷，又嗚嗚咽咽地哭個不住。

李公道：「他既賴婚，你有媒有證，告到官府，怕他不輸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客人講的是理。現在衙門中哪裡講得理？不要說咱孤兒寡婦，就是原媒，眼見得姓徐的有錢有勢，誰不望熱鍋上爬，還肯為顧念咱去跟財主作對頭嗎？」李公道：「本縣父母官為一縣之主，難道也專論窮富，不講理麼？」婦人道：「卻聽說本縣新來的李大老爺是個清官，無奈鹿兒年輕膽小，不敢見官。我又是個女流之輩，怎能進得城去呼冤？」李公道：「你可聽說他女兒另聘給誰？」婦人道：「聽說聘本村杜大隆的兒子做填房。杜家也是個財主，聽說不多日子就要娶的。」李公道：「你知道那閨女的人品性情可好？」婦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若論那孩子的性格兒、人品兒，在我們莊稼人家真算個頭子，可惜我們鹿兒沒福。聽說因為他爹要把他改聘，他尋死沒有死了，把個頭髮都鉸掉了。提起來真叫人怪可憐兒的。」李公道：「據這麼說，倒是個賢慧的女子。凡事不可預定，天佛保佑，能叫你兒夫婦團圓也不可知。你老人家倒不要氣苦。」婦人道：「蒙客人的美意，氣苦也是無用。論理，我今兒不該留客人在這裡住，看早晚已過二更，估量客人也沒投宿的地方。我已是過五望六的人，又有鹿兒在此，就留客人在東房委屈一宵，當也無妨。就是窮家子，沒好鋪墊，望客人不要見怪。」

李公聽他這話，心想道：「難得鄉下婦人能這樣大方，真是難得，實屬可敬。」便起身拱手道：「老人家的話太客氣了。本不當打擾，實因出城太晚，趕不及回去，只好叨擾。你老請便，煩令郎相伴一宵，明日大早便要進城，臨時不再驚動了。」那婦人道了安置，就叫鹿兒提了燈，請李公到東屋安歇，他便進西屋去了。

李公到東屋一看，見靠窗一張大炕，後半間缸、龕、篋、擔並破桌子、爛板凳，堆了個凌亂。炕上靠東壁卻掛著一幅畫，因油燈暗淡，看不甚清楚，彷彿是個工筆的人物。因移燈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個合家歡的行樂圖。一老者白鬚正坐，身後立著個矮胖的身材，正是午後夢中的人，不禁毛髮悚然，分詫異。細想方才所說，也正與夢中之語相符，因指著畫問鹿兒道：「這中坐的是誰？」鹿兒道：「是我爺爺。」又問：「這背後站著的呢？」鹿兒道：「那就是我爹。」李公聽說點頭，心下明白，便將燈放下，說道：「天已不早，且歇息罷。」鹿兒又去找了個枕頭，李公便和衣而睡，鹿兒躺在腳後。

一覺初醒，聽更鼓已是五下，便起坐不復再睡。稍合眼，養一養神，已聽鳥聲呀呀的打屋頂飛過。即喚醒鹿兒說：「天已亮了，我忙著進城。你起來關了門再睡，也不必驚動你娘。」鹿兒道：「是時候了，我也要上街撥燒餅果子，客人也吃個點心再走。」李公說：「不用了，我進城還有要事。你好好兒做買賣養你母親，不要偷懶。我下次出城定來看你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衣服一整，就開了門出來。鹿兒要叫他娘，李公再四止住，便一逕出了外門。

天已大亮，到村口一看，見鋪戶尚未開門，獨街心十字路口有個酒飯店，已挑上幌子。李公便走近前去，那酒保正在那裡生火，一個小二在那裡揩抹桌凳。李公進門，小二道：「客人怎早，敢是吃喜酒來的？」李公道：「我來吃酒，什麼喜酒？」那小二一笑，也不再言。酒保道：「客人吃酒，先請坐稍等一等。」李公道：「不忙，不忙。」便在靠窗的一個座上坐下。方見街上各鋪一家家陸續地下排門，掛幌子。又看見許多人一個個肩著旗纛傘扇，像是個辦喜事的執事。少頃又見兩乘彩轎，又有幾對燈彩相隨往北去了。心想，此鄉下地方倒有這闊綽的排場，必是個有餘之家。怪不得方才小二說我是吃喜酒來的。

正在思想，酒保已將杯箸放在桌上，就問要多少酒。李公道：「給我來四兩酒，一斤餅，再給我做一碗湯。」酒保答應著，回身要走，李公道：「且慢，我打聽你件事。」酒保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李公道：「今天這街上是誰家的喜事？」酒保道：「呸，想您老是外邊人，不怪你不知道。那是我街上的財主杜二掌櫃的兒子續弦，今兒是正日子。你不見那執事燈彩都打天津衛貨來的，除了他家，誰有這麼大財力。」李公道：「女家是誰？」酒保道：「新莊子徐二混家，也是個有錢兒的。」李公道：「我聽說徐二混的閨女聘給黃家了，怎的又姓杜呢？」酒保把舌頭一伸，笑道：「怎麼這個事，連你外邊人都知道？真了不得。」說完，拿著帶手轉身安排酒食去了。

李公聽了這話，又驚又喜。驚的是，想不到他這樣個快，幾乎木已成舟，豈不辜負這一趟辛苦。喜的是，想不到他這樣個巧，恰好碰見，省得再來回頭費事。但是這事如何個發作？既來不及回衙門簽傳究辦，又不便闖喜宴捉差拿錯。俯首尋思，免不得抓耳搔腮，遑急無計。

躊躇了半晌，忽然想出了個主意，說：「有了，有了。」將手往桌一拍，剛剛酒保送過一壺酒，滿斟一杯。這一拍，把個西瓜蒂酒杯拍得仰面翻身，潑了一桌的酒。那酒保倒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客人沒喝酒，已經醉了，大早起的生什麼氣？」李公聽說，方覺自己莽撞，倒覺得好笑。便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我要與你商量件事。」酒保道：「又是什麼事？」李公道：「街上的地保，我煩你找他來，有句話說。」酒保道：「這客人還不是醉了，好端端，又不打架，又不拌嘴，找地保幹嗎？」李公道：「我有一封信煩地保送到縣裡。」酒保道：「地保呀，他打前幾天就在杜家幫忙。今兒是個正日，他哪有工夫替你跑腿。您老送信，找他的伙計可使得？」李公道：「也好。他伙計在哪裡？煩你替我找來，我多給酒錢。」

酒保用手一指道：「那靠牆站的不是他伙計嗎？」便喊道：「老吳，有人找你說話。」那人掩著棉襖，便走進店來，說道：「誰找說話？」李公便起身相讓，又叫添副杯筷，一面向酒保要一張紙，借副筆硯，隨便寫了幾句，畫了花押，疊成方勝，向老吳說道：「我有個盟弟在縣裡當師爺，你趕快把這封信送去。務必趕快，限你已刻送到，倘不耽誤就給你酒錢三吊。」老吳見有三吊錢的事，歡喜得了不得，說道：「現下老陽兒剛出來，到城裡也就幾里地，已刻包你到了。您老酒錢可批明白了。」李公道：「決不冤你。」重又提筆在方勝上寫了八個字道：「已刻送到，賞錢三吊。」寫罷，遞與老吳。老吳看了一看，掏出塊手巾將信包了，塞在懷裡，拔起腳飛跑去了。這就叫：

有錢使得鬼推磨，作事難叫人不知。

不知李公到底是個怎麼動作，這個信寫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